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七

儀飾部

一
冕頭
蓋

轡
繖

飾

雲罕

豹尾

黃鉞

豹尾

鹵簿一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 漢舊儀曰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鑾旗車皆大夫載漢西都時祀天地於甘泉宮備大駕祀天法駕祀地五郊明堂者九謂之小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 泉鹵簿者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晉江左駕猶有之 司馬遷傳從上上雍注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 上林賦鼓嚴簿注孟康曰簿鹵簿也 又曰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鶯 西都賦曰乘鸞輿備法駕 西京賦曰大駕幸乎平樂帳甲乙而襲翠被 谷永傳曰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 漢官志曰太僕卿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侍中侍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 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 又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 漢輿服志曰諸侯王法駕官屬傳相以下皆備鹵簿 又曰輕車洞朱輪輿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巧士冠在鹵簿中以備宦者四星 又曰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車駕十省其二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次洛陽亭長赤車淮陽阜黃司南九游武剛雲罕闔軒皮軒鶯旗建華車相風五時車高蓋左畢右罕革蓋檻鼓金根車建青旛十二曲華蓋黃鉞車五牛旗大輦五色立車安車建旗十二如車色闔軒耕根車赤旗十二御輶四望衣書藥車豹尾車自豹尾後鹵簿盡矣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赤眊幢一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鹵簿有黃麾大小會庭設三廂樂

舞六佾 北史曰故事刺史奉辭備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君臣之通稱後魏禮志曰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採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輶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闔戰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爲方陣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櫛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廂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絳黑 隋禮儀志曰閼猪車其飾如木輶重輶漫輪蚪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者也 唐儀衛志曰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備物而後動大駕鹵簿天子將出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侍中奏中嚴有司陳鹵簿諸衛以次陳殿庭旣外辟太僕卿執轡天子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授轡黃門侍郎奏請發鑾駕動警蹕鼓傳音萬年令先導次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書皆乘輶鹵簿如本品五路玉金象革木皆有副車有指南記里鼓白鷺鸞旗辟惡皮軒耕根安車四望羊車黃鉞豹尾及屬車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漏腰輿小輶五牛旗輿輦有大輶方輶小輶以旗計者二十七曰青龍白虎辟邪應龍玉馬三角獸黃龍負圖黃鹿飛麟駢騤鳳飛黃麟角端赤熊兕太平犀牛駿驥驍牙蒼鳥白狼龍馬金牛衙門旗并黃麾元武幢絳麾孔雀眊罕畢以隊者七曰清游朱雀步甲持鉞元武諸衛馬隊大戰隊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佽飛至衙門右左廂凡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爲二十四隊列爲二百十四行仗則有黃麾仗細仗儀刀仗殳仗衛則有親勳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蹬大繖雉尾障扇雉尾扇花蓋小雉尾扇朱畫圓扇睥睨之屬戎器有鉞戟弓箭橫刀繩稍細稍鐵甲申騎貝裝銀裝儀刀班劒金裝長刀御刀黃鉞楯積弩黑鍪甲之屬服飾有平巾幘紺兩襦大口袴紺衫紫黃纁朱綠綵綬紛武弁朱衣革帶繡衣青衫赤葵襖黃冒黃袍衫紺誕帶行縢紺袴褶戎服大袍之屬鼓吹有檻鼓金鉢大鼓長鳴鏡鼓歌簫笳大橫吹節鼓笛簫篥篥桃皮觱篥小鼓中鳴羽葆鼓大角

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警嚴則夜十二曲中三曲五更三遍樂有宮縣裝賓鍾采茨大和回路南向侍中請降路乘輿乃入繖扇侍御警蹕如初皇帝入侍中版奏請解嚴叩鉦將士皆休法駕則屬車減四諸隊四分減一鼓吹威儀皆三分減一小駕車輦隊仗鼓吹各減大駕之半太皇太后皇皇后出司仗布侍衛六尚以下詣室奉迎內僕進車間外馭者執轡后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內命婦從出門后升車從官皆乘馬內命婦宮人以次從有清游隊旗車有重翟腰舉厭翟翟車安四望金根及宮人車儀仗有偏扇圓扇方扇香蹬行障坐障雉尾扇大繖錦花蓋朱畫團扇錦曲蓋錦六柱絳麾黃麾牙門東宮鹵簿皇太子出鹵簿陳於重明門外升車鼓吹振作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家令先導次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傅太師皆輶車備鹵簿車有金路副路輶車四望車腰舉旗有龍旗五色絳引旛赤斚戎器有橫刀儀刀細刀班劍鏃稍儀錞油戟儀鋌眊父弓箭儀物有誕馬繖雉尾扇朱漆團扇紫曲蓋隊有清游隊壓角隊佩弩隊左右廂步隊佩弓箭隊左右廂馬隊佩橫刀騎隊後拒隊司禦衛率府步隊東宮鹵簿六百二十四人分爲九隊列爲三十一行若常行常朝無馬隊鼓吹金路四望車又減隊仗三之一清道儀刀誕馬皆減半乘輶車而已皇太子妃有偏團方扇行坐障翟車六柱犧車繖大扇曲蓋親王鹵簿有憶弩車輶絳引告止傳教信旛金塗鈎竿儀鋌儀錞儀
稍細稍油戟繖扇曲蓋象路駕四馬一品鹵簿有憶弩車輶絳扇曲蓋革路駕四馬自二品至四品青衣車輶每品減二人二品刀楯弓箭戟稍各減二十三品以下每品減十二品三品革路四品五品木路萬年令亦有清道憶弩騎青衣車輶誕馬輶車一馬內命婦外命婦一品至四品各有鹵簿云宋儀衛志曰凡鹵簿四等大駕法駕駕鸞駕祥符元年改小駕爲鸞駕黃麾仗大駕鹵簿自開寶定通禮之後彌有增益大祀命五使鹵簿使專掌定宇圖排列儀仗使糾督之大禮使及餘使同按閩致齋日巡仗凡車路太僕寺主之輦輿繖扇御馬殿中省主之皂纛驂稍十六騎引駕細仗衙門金吾主之槍仗六軍主之六引諸隊大角五牛旗兵部主之寶按門下省掌之鐘漏司天臺掌之鼓吹太常鼓吹局主之旗器名物衣冠寶蓋錦繡等飾朝服法物庫出焉箭弩弓矢戎裝雜仗軍器庫內弓箭庫出焉總大駕鹵簿二萬六十一人法駕三分減一鸞駕又減半兵部黃麾仗又減於鸞駕大駕凡郊祀藉田薦獻玉清景靈宮則用之法駕太山汾陰明堂則用之比於大駕則減太

常卿司徒兵部尚書及白鷺崇德等車又減屬車四駕朝陵封祀朝謁太清宮奏告玉清宮則用之又減縣令州牧御史大夫指南記里鼓等車法駕用萬一千八十八人鸞駕用七千人三駕之外有兵部黃麾仗用太常鼓吹太僕金玉輅殿中省大輦奉迎凡親征御樓省方還京迎天書程像六廟上冊則用之大駕六引開封令牧兵部尚書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始於金吾纛稍清游隊朱雀旗隊十六騎仗飛前隊仗龍旗十二指南等車引駕十二重前部馬隊步甲前隊太常前部鼓吹司天相風行漏等輿持鉞前隊殿中黃麾前部黃麾仗六軍儀仗引駕十六旗龍墀十三旗御馬日月合璧等旗青龍白虎旗隊班劍儀刀隊金吾細仗受命寶殿中繖扇千牛親勲衛翊驍衛等隊夾轂捧日奉宸隊導駕官鳴鞭御馬繖扇腰輿玉輅大輦持鉞後隊金吾大角後部鼓吹黃麾芳亭等輿輦五牛旗輿金象革木輅副五輅耕根車進賢明遠車羊車屬車十二乘黃鉞豹尾後部黃麾仗步甲後部馬隊後隊仗真武隊大黃龍負圖旗黃龍大神等二十旗大駕鹵簿凡繡文金吾衛以辟邪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雕虎屯衛以赤豹武衛以瑞鷹領軍衛以白澤監門衛以獅子干牛衛以犀牛六軍以孔雀樂工以鸞耕根車駕以鳳銜嘉禾進賢車以瑞麟明遠車以對鳳羊車以瑞羊指南車以孔雀記里鼓黃鉞車以對鷺白鷺車以翔鷺鷺旗車以瑞鸞崇德車以辟邪皮軒車以虎屬車以雲鶴豹尾車以立豹相風烏輿以烏五牛旗以五色牛餘皆以寶相花六引繡衣文清道以雲鶴幘弩以辟邪車輻以白澤駕士司徒以瑞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獮牙兵部尚書以虎太常卿以鳳縣令以雉餘悉以寶相花續文獻通考曰遼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壇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富貴者加之華飾禁制疎濶貴於適用惟帝后加隆焉又曰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命太常寺檢宋南郊禮鹵簿當用玉輅金輅等項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又大備又曰明鹵簿儀仗陳設俱隸兵部車駕司職掌若造作制度則別具工部職掌凡正旦冬至賀節會同錦衣衛陳鹵簿大駕於殿之東西郊祀鹵簿大駕全設前期視牲丹陛駕其祭社稷祭太廟山川鹵簿大駕內

去白澤旗以下等項耕籍田幸太學俱用鹵簿大駕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轡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

鹵簿二

增漢文帝紀曰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孝文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叔孫通傳注應劭曰月旦出高皇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 後漢紀曰建武十三年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益州傳送公孫述督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 儒林傳曰漢明帝行三雍之禮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 晉職官志曰武帝每出入將軍陳勰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 晉公侯贊曰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皆羽葆鼓吹熊渠佽飛爲鹵簿 夏統傳曰賈充欲耀以文武鹵簿命建朱旗舉旛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 晉書曰帝自鄴還洛河間王顥遣張方將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新乘陽燧車青蓋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邙山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和演欲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遊薊城南青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露濕不果而還單于於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夜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浚遂斬之 隋書曰晉氏鹵簿御史軺車行中道 晉禮志曰元帝大興中詔左右衛及諸營依大習儀作鴈羽仗 晉載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采織成鞶遊於戲馬觀上安詔書五色在木鳳之口鹿盧廻轉狀若飛翔焉 宋書曰宋劉韞字彥文歷湘雍二州刺史令畫工圖鹵簿羽儀常自披翫以示蔡興宗興宗佯不知指韞所畫形云是誰韞曰是我也其庸如此 齊書曰虞悰選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門外入行馬內驅入被奏見原 又曰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 南史曰朱异起宅東陂窮工采麗日來酣飲其中每迫曠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 又曰呂僧珍爲兗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 唐六典曰隋大業初屬車八十一乘三年帝嫌其多問閭毗毗曰此起

於秦遂爲後式宋孝建時議準旛旂之數設十二又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乘以爲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鹹簿之內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又曰元宗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輶而往禮畢騎還由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輶要月輿陳於鹹簿而已宋志曰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將郊祀大禮使范質與鹹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同詳定大駕鹹簿之制禮儀使陶穀建議金吾及諸衛將軍導駕及押仗舊服紫衣請依開元禮各服本色繡袍舊執仗軍士悉衣五色畫衣隨人數給之有無準式請以五行相生之色爲次黑衣先之青衣次之赤黃白又次之又大駕五輶各有副車近代寢廢請依令文增造又按明宗舊圖導駕三引而儀仗法物人數多周太極鹹簿六引而人數少請準令文用六引其鹹簿各依本品以給從之又曰乾德三年蜀平命右拾遺孫逢吉收僞法物之不中度者悉毀之始令改畫衣爲繡衣至開寶三年而成謂之繡衣鹹簿其後郊祀皆用之軍衛羽儀自是寢盛其後令有司以絹畫爲圖凡三幅中車輶六引及導駕官外兩幅儀衛其瞻場青城又別爲圓圖成以藏祕閣凡仗內自行事官排列執掌并捧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騎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八人此極盛也宋會要曰仁宗景祐五年侍講賈昌朝言儀衛三事一曰南郊鹹簿車駕出宮詣郊廟日執毬杖迎至齋宮唐世以資玩樂宜徹去二曰大駕鹹簿有羊車前列本漢晉乘於後宮遂爲法從宜改革三曰鹹簿儀衛五使略行按閱先後失序名物差互請於致齋前詳視詔禮儀使宋綬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以奏綬等言羊車按劉熙釋名隋禮儀志漢代已有自唐至今著禮令宜仍舊其鹹簿儀仗南郊前五日預閱素隊使之齊肅從之又去誕馬鞍轄用纓輿絳紺旛麾以小篆易隸字六引朱團扇用雜花大駕用盤龍重定戟小戟重制雉尾扇繙稍爻义又仁宗康定元年宋庠上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鹹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繖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撻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輶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莫爲嚴憚遷司街使恬不可止威令弛闊玩習爲常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行之慎也且自黃

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爲營衛財防微禦遠古今一體案漢魏已降有大駕小駕至唐又分殿中諸位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姓荒殘之弊事從簡略每鳴鶩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寡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於改作之咎謂宜委一二博學近臣討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以乘輿當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復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禁兵步騎爲禁衛仍舊數復增清道馬百佩弓矢爲五重騎而執罕畢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紺繡鳳轡二十四雉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親從兵增其數爲三百殿前指揮使增爲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間容二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牙門旗前爲禁衛禁乘高下瞰垂簾外蔽夾道喧呼馳走者頗著于令其後寢弛又曰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南郊蘇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紅車爭衛儀物兼取歷代訛舛苟簡不足爲法詔令更定於是去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所繪人形及龍虎僕童大神金黃鸝鵠綱子螣蛇神龜等旗及拂翟又曰神宗元豐元年詳定所言大駕輿輦仗道亂行駁於車上草奏明日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宋志曰徽宗政和七年兵部尚書蔣縱言陛下稽古制禮大輅之乘元戎之旗六引之名與車導駕之官與服革而新之多矣宜命有司取天聖圖記考正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凡人物器服盡從古制飾以丹采三十有三卷目錄二卷名宣和重修

鹵簿記

鹵簿三

曾四馬	八乘	唐六典漢官儀鹵簿篇太 常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	出幄	踐墀	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 引避列而後轉轂歸室而後息駕
天轡	瓊鉞	金根	天轡	瓊鉞	所以顯至尊務威謹垂法戒也
庚大丙卯節	五老	八神	庚大丙卯節	五老	八神
長庚曳晴	義和	頽倫	長庚曳晴	義和	頽倫
星驅扶輪	頽倫	頽倫	星驅扶輪	頽倫	頽倫
雲梢舉星車曳雲梢名風伯	扈帶	鮫函	雲梢舉星車曳雲梢名風伯	扈帶	鮫函
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	九萃	九旂	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	九萃	九旂
月御按箭	九旂	七萃	月御按箭	九旂	七萃
星驅扶輪	九旂	連鑑	星驅扶輪	九旂	連鑑
庚大丙卯節	九旂	交龍	庚大丙卯節	九旂	交龍
長庚曳晴	九旂	蟠螭	長庚曳晴	九旂	蟠螭
星驅扶輪	九旂	玉梢	星驅扶輪	九旂	玉梢
雲梢舉星車曳雲梢名風伯	金戚	金戚	雲梢舉星車曳雲梢名風伯	金戚	金戚
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	武旅	武旅	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	武旅	武旅
月御按箭	千官	俠騎	月御按箭	千官	俠騎
星驅扶輪	扈帶	玉梢	星驅扶輪	扈帶	玉梢
庚大丙卯節	鮫函	鮫函	庚大丙卯節	鮫函	鮫函
長庚曳晴	碧輦	碧輦	長庚曳晴	碧輦	碧輦
星驅扶輪	碧輦	碧輦	星驅扶輪	碧輦	碧輦
雲梢舉星車曳雲梢名風伯	碧輦	碧輦	雲梢舉星車曳雲梢名風伯	碧輦	碧輦
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	碧輦	碧輦	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	碧輦	碧輦

後陪細仗大角壯其容輶蓋繖扇備其飾耋老幼稚族觀聚歎向也目熟乎兵革今乃窺文物旂常之美向也耳厭乎金鼓今也聞錫鸞和鈴之音皇哉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竊讀三經寶訓而知藝祖恭儉之德出於天資衣用漸濯器御質素齊官無三服之獻織室罷纂組之工顧於羽衛乃顯設藩飾如此得無意乎蓋恭儉者帝王之盛德也備羽衛者國家之上儀也在漢孝文殿設書囊之惟身以敦朴爲先及其詔令則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儀物明盛猶可想於千載之下然則程人所以奉已與華國者固自殊轍也耶是以知藝祖之意有在也列程繼承制作益詳曰大駕曰法駕曰鸞駕曰黃麾仗或施之躬郊或用之封祀或設之朝覲其多寡有差其先後可序揆厥所元皆自繡衣啓之貽謀垂裕永永無極肆皇帝陛下紹復祖宗之大業迺紹興十有三年築壇南郊共祀天地鹵簿之制實纂乾德至於歲用癸亥則視建隆初郊之歲若合符節夐觀簡冊未之攸聞蓋莫爲於前無以彰異時創業之功莫繼於後無以知中興之治是不可以不特書也

續序宋宋綬景祐鹵簿圖記序曰古者黃帝氏創軒冕之容列營衛之轄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輶周官有司掌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尚矣秦并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卑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霆斷電埽王略載清綿叢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僭始議郊饗即諫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榷補緝漏目崇飾新規扞衛旣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汙蠟不鮮乃命易以厚繒加之文繡采綺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泊代國所得於古戾者必褫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拜貺遺老嗟覩舊章頓還二宗繼猷慎守丕則柴泰兆耕東屢篆石仙闕蘊牲汾滌順風訪道案歷上陵巡察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輿馬咸慰夫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意首著車服之目范疇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別錄又有董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鹵簿至道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畫郊丘仗衛鹹在祕府景德中資政殿學士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史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覩皇上紹庭正統恭已中宸睿德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嚮學文之經也講兵訓士武之緯也奉先登侑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禮樂而播憲則清光景鑠可臆度而遽數哉

與再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圖寫大簿是時臣充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太僕奉車承被顧問官府之事得以周知乃與侍讀馮元侍講孫爽議曰前二圖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盍象設而又文陳乎由是著爲圖記一篇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非有小異不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未周盡復具於末篇別依兵部字圖畫橫幅其軸纖悉無漏合丹青而不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爲盛嘻夫聖人制情之動防民之踰爲之辨貴賤名物之數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器數方輶圓蓋以觀法象鏤錫辰旂以昭聲明寢兕持虎以養其威升龍左纛以副其德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亂源以消非謂尚文貌之繁矜紛華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古作鑒者其是之謂歟歲在戊寅燔祀有期赦內省副鑒監遠屬艱難常從領護其屬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士之論擇國工之巧惟藻繪臻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專職禮儀因念曩編宜益今制而名標天聰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當改爲輒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即如舊仍以新改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薦塵衡石之覽將謹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丙部之餘爲官注一家之說耳

警蹕一

增周禮曰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

蹕止行者

又曰師氏掌以媯詔王

告王善道也

使其屬帥四夷隸各以其兵服守

王之門外且蹕

原又曰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增衛宏漢舊儀曰皇帝起居儀官司馬

內百官所傳按籍而後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屬衛尉殿內郎舍屬光祿勳黃門鈞盾屬少府輦動則左右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趕止人清道建五旗丞相九卿執兵奉引先置索清宮而後往所以重威防未然也 文獻通考曰唐制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綏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黃門侍郎前奏請法駕動警蹕鼓傳音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而出

警蹕二

增史記曰漢文帝過渭橋有一人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捕屬之廷尉曰縣人來聞蹕聲匿橋下久之出見車騎即走耳廷尉張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 **原**漢書曰梁孝王武賣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車萬

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

增又曰上官桀與燕王詐上書奏霍光道上稱蹕

原又曰長樂宮成皇帝輦

出百官執戟傳警列諸侯王以下 東觀漢記曰銚期字次况王郎檄書到薊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遮路不

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蹕衆乃披靡王郎滅期說光武即位帝曰卿欲遂前蹕耶 又曰楊秉諫

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則警蹕而行 繢漢書曰建安二十二年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靖與曹公書云昔營丘翼周仗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贲警蹕 晉安帝紀云桓元至京都警蹕不絕於音

警蹕三

原夾道

出殿

俱詳警蹕一

增罰金

俱詳警蹕二

詐奏

俱詳警蹕三

更山

唐書駐蹕山

掌事

唐書太宗克遼東登北山而曰周禮宮正掌邦之事蹕

出入

備永

唐書孫伏伽曰出警入蹕

侯景僭位以名

警蹕四

備永

唐書孫伏伽曰出警入蹕

侯景僭位以名

警蹕四

增賜梁王

俱詳警蹕二

命魏王

漢宮執戟

博陸虎賁

俱詳警蹕三

原叫

莊子云警蹕叫呼而行世俗之所謂富貴也

行

莊子云警蹕叫呼而行世俗之所謂富貴也

不

節一

增釋名曰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

說文曰節信也象相合之形

書曰越小臣諸節

召以三節

二節以走

一節以趨

注云節以明信傳君令急則持緩則持一

周禮曰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發司市為之璽節自

外來者按其節書

其貨之多少也

增又曰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政刑量度禁令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又曰地官大

曰徒若國有故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原又曰掌節

上士二人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用玉

節

鄭注云謂諸侯之國中亦自爲節以輔

之

守都鄙用角節

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輔之也角用犀角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

用虎節土國用龍節皆金也

以英鴻輔之

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

竹也英鴻畫函也

門開用符節

乃守關者凡使遠出至於邦國之司若來入由門者司

明以函器盛飾也

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開爲之節符節

山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以英鴻輔之所以盛節也鴻

通貨賄非

必由市或資於民家道

道路用旌節

道路主治五塗之官謂若鄉遂大夫之使

其以政令及小大皆有期以反節凡

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又曰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注前掌節盡內也此邦國之節虎人龍二者諸侯

注瑞節則

曰修

閭氏唯執節者不幾

又曰掌交掌以節巡邦國

又曰地官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主也和之而不肯辟者不從王命也王以刺圭使調人執之

又曰春官典瑞注珍圭牙璋圭璧圭琰圭玉使之瑞節也人節虎節諸侯

使人之瑞節也

又曰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萬邦諸侯者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

周語內史過曰爲

車服旗章以旌之擊幣瑞節以鎮之班爵貴賤以列之令聞嘉譽以聲之

晉禮志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

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顥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晉令曰

使信節皆鳥書之隋天文志曰畢南八星曰天節使臣所持也

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則使

中正唐六典曰漢因秦置符節令丞屬少府

又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後漢符節令位次御史

中丞別爲一臺令一人爲臺率屬少府眭孟張敬蔡衍爲之

又曰晉武帝泰始元年置符節御史

又曰北

齊御史臺領符節署

又曰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于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顯賞諭以顯殺

唐百官

志曰符寶郎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

有主節四人

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植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

以鼓角罷秩則鑲節樓節堂以節院使主之

唐三朝志曰旌節唐天寶中置凡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旌

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金節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綠拂八層黃繡龍袋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制

同金節韜以碧油

韓文曰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案兜載轂令狐楚曰旌惟進善節以詰姦

柳宗元平淮夷雅曰金節煌煌賜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

第二

左傳曰宋襄夫人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

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增

又曰秦西乞脩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公羊傳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請立之陽生謂乞曰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

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也與之玉節而走之

原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

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著

史記曰漢呂太后崩諸呂欲爲亂平陽侯窩馳告陳平

周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酈寄語呂祿解印以兵授勃又曰袁盎使

吳吳王囚之盜解節毛懷之遂歸報吳楚已破漢書曰太尉周勃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

原又曰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

還入北軍復報大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著

又曰吳王反周丘者下邳人亡命於

吳酈酒無行王薄不任周丘乃上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以一漢節必

有以報王乃與之周丘得節夜持入下邳至傳舍召令斬之遂名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萬人又曰眭弘

武帝時爲符節令又曰漢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又曰漢司馬相如建節往使

原

又曰戾太子

誅江充初漢節純亦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

著

荀悅漢記曰征和二年長安擾亂言太子

及任安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殿前有五十大仙童執綠旄之節又漢書曰武帝

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道路不通上乃使光祿大夫范昆故九卿張德等衣

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

原

又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

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

年又曰建元三年閭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爲發兵助乃斬一

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又曰諸

葛豐琅邪人爲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適逢許侍中私出駐車舉節欲

收之章馳入宮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又曰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

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愛之

增

又曰漢昭帝

始元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又曰漢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

德化又曰王莽篡位使尚書勑司命孔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右仗威節左負威

斗號曰赤皇非以驕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効更易新冠 繢漢書曰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 又曰鮑永爲更始大將將兵安集河東赤眉殺更始三輔道絕世祖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疑爲不審收繫大伯封節傳舍辟中遣人持至長安知更始審亡乃發喪出降 又曰溫序字次房遷護羌校尉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効序素氣力大怒叱宇等曰汝何敢迫脅漢將以節逼殺數人宇曰此義士可賜以効序受効銜贊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血遂伏効而死

東觀漢

記曰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岑彭助漢爲方略上以常所自持節授岑彭 又曰郭丹爲更始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更始敗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解節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又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放兵圍臣今復銜命必陵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壇秉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後果爲匈奴所殺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巡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卒 後漢書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增魏書曰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許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 又曰桓範黃初中爲洛陽典農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至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奏坐免 吳書曰婁圭字子伯初依劉表後歸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皆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至誠公善之 晉書曰晉武帝伐吳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而飄其節柱 又曰晉江州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謚忠肅 又曰段匹磾降石勒常著朝服持晉節勒亦不問 晉永昌起居注曰元帝使司空王導拒王敦詔曰以我征東時節給司空

又晉書曰陶侃討蘇峻王導出奔峻平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梁書曰韋叡攻魏小峴城未拔城中忽出數百人陣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敗魏兵急攻其城中宿而拔唐書曰穎王璬爲効南節度大使時元宗將幸蜀璬赴藩卒遽不遑受節或設假太槊油囊蒙之璬曰但爲真王何用別節宋史曰紹興三年賜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及別賜寧國軍旌節又曰紹興三十二年孝宗詔藩邸旌節迎詣天章閣安奉

節三

增明信

發兵

八尺

三重

後漢書注曰節所以爲信以竹爲

輔王命

建軍威

東漢馮衍與

上詳節一

下詳節二

原授

威豈特寵以八節之竹龍牛之尾哉

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特寵以八節之竹龍牛之尾哉

尚黑色

加黃旄

泰始皇推始終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本

下詳節二

威義不相與自

己

威

義

不

相

與

自

己

己

己

己

岑彭

仗蘇武

俱詳

劉章奪

王機求

上詳節二

乃持節出避

之機入城就訥

求節答曰天朝所假等威義不相與自

己

威

義

不

相

與

自

己

己

己

己

可遣兵來取

之機懸而上

錦車持

敝布纏

漢書西域傳曰初楚主使者馮煖能吏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

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刀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

使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爲大將軍孫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

就屠爲小昆彌賜

印綬下詳節一

增卒毗制軍

苟晞斬弟懿怒上表請戰璽主獻使衛尉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

謂亮曰財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後亮挑戰毗仗節立於軍門懿不得出軍

晉荀勗爲兗州刺史從弟爲軍將犯法當死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流血請之不能得已乃素服哭之曰斬

弟者兗州刺史哭

弟者苟道將也

節四

增虎人龍

旌符管

玉角璽

俱詳

原行道所執

周禮鄭注云節信也使節大夫聘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

廷授將軍三千羸卒杖疎節以減蠻獠寧令妄自尊大耶

破桂林賊還遇王機於道機勸戒取交州茲素有意乃執機節

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機與汲及溫幼

唐荊南筠度使張伯儀與李希

便宜發粟

詳節二

並反皆爲陽偽所殺

持

智

命

取故節

詳節二

亡所持

原封節置塞上

漢書南越傳云韓千校兵入越破數小邑越以

烈戰於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

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輒取投火中曰

汝節此衆大哭北走其將韓是斬此以降

節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又曰崆峒使節上青霄 李白詩曰十年持漢節
原表梁元帝遷荊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絕終古有萬
前載臣自擁麾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譏竟微辛毗之勇
增記唐劉三復滑州節堂記曰受脤之日掌節者以王命傳信俾先啓行至則考善地庇豐屋麾旆以翼之歌
鐘以樂之非征伐宴犒申威行令未嘗出

黃鉞一

原說文曰鉞大斧也本作戈夏執元戎殷執白戚周左杖黃鉞右把白旄 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麾

增禮記曰賜鉞鉞然後殺 又曰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淮南子曰國有難名將詔之曰社
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旗
鼓君入廟門西面將趨至堂下北面立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復操斧持頭
授將軍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中有黃鉞車

原傳元三都賦曰建黃

鉞以禦姦 **增唐儀衛志**曰乾德儀仗名物屬車十二有黃鉞豹尾車 又輿服志曰鉞黃帝所造塗以黃金
行則載以車可以斬戮 唐六典崔豹古今注曰金斧黃鉞鐵斧元鉞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爲乘輿
之飾元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斷紂頭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
建元鉞以太公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大將出征特加黃鉞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 徐
爰釋疑略注曰豹尾黃鉞金釘舊載馬車晉江左乘馬執之宋元嘉中復舊典 文獻通考曰黃鉞車唐備於
大駕鹵簿天寶初改爲金鉞車宋制赤質曲辟中設金鉞錦囊綺杠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

黃鉞二

增周書曰武王陳師牧野旣誓以馳商師大崩商卒自燔於火王斬之以黃鉞懸諸大白
原淮南子曰至精
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渡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曰子在天下誰敢

害吾意者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旣與亮對渭而陳亮說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增晉 公卿禮秩曰太尉賈充河間王顥梁王彤司徒王衍汝南王亮太傅楊駿東海王越義陽王望齊王攸琅邪王佃東平公苟晞皆假黃鉞 晉書曰石勒王彌寇京師以王衍都督征諸郡持節假黃鉞以伐之 增晉 曹參曰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黃鉞 增齊書 曰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也 參回 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參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

黃鉞三

原元戎

白戚俱詳黃鉞一

增金刃

錦囊

禦姦

飾怒

鹵簿車

乘輿飾俱詳黃鉞一

原管仲執

王尋亡

周王烈

曰管仲執齊鉞漢書王尋傳曰司徒王尋初發長安宿羈昌廢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乃哭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

黃鉞四

原行天罰

楚辭曰后卒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注言紂無道殺比于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久長

喪資斧詳黃鉞三

操以授將軍

詳黃鉞二負以

狗諸侯

左傳曰楚子將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封反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子圍殺其君之子而自立以盟諸侯

黃鉞五

增銘

漢蔡邕黃鉞銘曰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盜逼迫兵誅淫竹東夷高句麗副子百

固逆謀並發三垂驩然爲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膂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饋室罄不懸人逸馬畜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羸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耀日金鼓雷奮守有山嶽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於西疆百固冰散於東隣鮮卑收迹烽燧不舉視事三年馬不帶鉗弓不收彊是用鏤石作茲鉦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